

# 祖母的“压岁礼”

□徐俊霞

从我记事起,每年大年初一,祖母总是保留着过年的老传统,给一大家子准备“压岁礼”,儿媳妇、孙子、孙女都有份,祖母给我们准备的礼物是一块在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的手帕。

小时候我不懂事,经常缠着祖母问:“奶奶,你干吗发小手绢?”祖母的脸上总是乐开花:“等奶奶没了,妮妮拿着手绢哭呀!”祖母发手绢的时候总是让我这个长孙女先挑,弟弟妹妹们在一旁眼巴巴地瞅着。我总是挑了红花的手绢,再换蓝花的手绢,小孩子喜新厌旧的脾性一览无余。

从小到大,我总共收到了祖母二十八块小手绢,有的丢了,有的还没用过,我家的座机上盖着祖母的小手绢,卧室里,书房里散乱着祖母的小手绢,用来擦电脑擦台灯。

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用祖母的小手绢和小朋友玩丢手绢的游戏,感冒的时候我用祖母的小手绢擦鼻

涕,夏天我用祖母的小手绢擦汗……祖母的小手绢陪我走过了童年、少年,进入了青年时代。当我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,祖母却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妪。

我和祖母的关系是最近几年才亲近起来的,小时候我和祖母并不亲,祖母总是板着一张脸,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,甚至不如邻家奶奶亲切。

祖父去世后,对祖母,我多了几分敬重。祖父走后,祖母还是坚持一个人守着老屋单过,不给儿孙添麻烦,她的身体一直很硬朗,自己做饭洗衣很麻利。祖母一辈子好热闹,经常踮着小脚去附近的村庄看戏,去县城赶庙会,一点都不服老。

祖母76岁那年夏天,年久失修的老屋漏雨,爸爸和叔叔把祖母接了出来。祖母养了四个儿子,一家住一年,起初祖母还自己生火做饭,第三年住到我们家才和儿孙吃一锅饭。

那年“五一”,我带男友回家探亲,坐在祖母的床头和她拉呱,祖母喜上眉梢,颠着小脚在房间里转来

转去:“你看,妮妮,奶奶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你们。”我笑了:“奶奶,我们什么都不缺,你就别操心了。”祖母凑在我耳边小声说:“结婚的时候,奶奶给你俩准备一床金丝绒的被面。”“奶奶,我们是在被子上套上被罩,不像家里人结婚把花花绿绿的被子摆在床上展览。”我和男友笑弯了腰。

其实祖母的思想不算落伍,称得上是一个时尚前卫的老太太。金丝绒的被面是老家那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结婚礼物。

那年十二月份的时候,我正在青岛出差。忽然接到弟弟的电话:“奶奶去了,姐姐,你回来吧!”

当我赶到家的时候,正好赶上奶奶出殡。妈妈拿出一个盒子交给我,哽咽着说:“妮妮,这是奶奶生前给你



买的,说是给你准备的结婚礼物。”打开盒子,我不由地泪流满面,祖母留给我的大红的家纺四件套!

妈妈说,祖母走之前买了很多床被罩,留给没成家的孙子孙女,连上小学的小堂弟都有份。

## 儿时的元宵节

□刘开学

儿时家贫,过什么节好像都不能尽兴。春节无非是吃顿饺子,中秋节吃块月饼。至于元宵节的灯笼,父母既没那个时间,也没那个闲心去做,由着我们小孩子自己去糊去弄。糊成了就玩儿,弄不成就不玩儿,没人管。

记得那时,家境好些的小朋友是有灯笼挑的。那些灯笼一般随着十二生肖属相走。鼠年就鼠灯成灾,牛年是“耕牛”遍地,虎年的虎灯虎视眈眈。兔年就不用说了,是兔爷成群结队。不过也有年年有余的灯笼,那就是宫灯,折子灯和玻璃灯等等。宫灯像西瓜,圆形,上边印黄色或黑色的福字儿。折子灯能折叠,折叠后像盘子,盘子中央插蜡烛。玻璃灯一般是六角形的,上下口小,玻璃上绘花鸟鱼虫。还有两种灯比较另类,那就是面灯和萝卜灯。面灯是家里蒸馒头时大人顺便蒸的,面像小碗儿,中心有捻儿加油能点亮。萝卜灯是用红皮大萝卜挖的,点法跟面灯差不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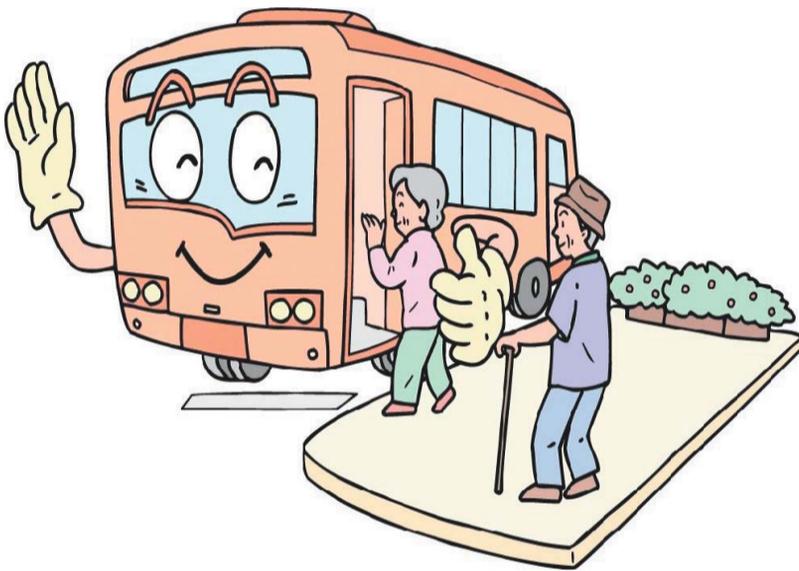
以上那些灯,在大多数元宵节里我只能看人家玩。不过,穷人家的孩子有自己的玩法,那就是玩我们的元宵社火。我们的元宵社火就是到村外的野地里去玩火。因为野地里没有失火之虞。至于社火的燃料,说来更是

让人见笑,是些晒干的松树枝。因为松树枝易燃也耐燃。

为了筹备元宵社火的燃料,我们往往大半年前就开始准备了。元宵节的晚上,我们来到了村外。我们的第一个玩法是,把松树枝点燃当火把,围着生产队的大田跑。好像老人有说法,被元宵火把照亮的大田来年收成好。尽管那时还吃大锅饭,但是我们祈盼丰收的心情早已有之了。

我们元宵社火的第二个玩法是把火把一个一个扔上天,看火焰飞腾,并比谁扔得更高更远。我们把这个玩法叫“飞龙在天”,并自以为扔得高的远的来年轻得高,学习好。那些燃烧的火把从田头跑到田尾,像一只只火鸡。那些被扔到天上的火把炸着星星点点的火花像一只只凤凰,呈抛物线形在月夜里飞翔。

等到月挂中天时,我们的火把差不多已燃尽。我们擦着满头满脸的汗,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家走。已是午夜,月明星稀,狗时不时地吠两声。月光洒在地上,田野像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薄膜。第二天我们经过大田的时候,那些头晚燃尽的火把瘫在地上,像顿号、逗号、省略号,更像感叹号,预示我们的元宵社火没有句号,永远有下一个,等着我们再闹。



## 回家的路

□刘希

那年,我因不满毕业分配,毅然南下。几经周折找到一份灯饰厂员工的工作,每天加班至凌晨还遭到小组长的责骂,日子苦不堪言。现实与梦想的差距,让我顿感失落。临近春节,看着工友们回家,原来没打算回家的我,突然间想家极甚,再无心工作,脑海中只想着回家、回家。

2000年的时候还没有电话和网络订票,火车票全操纵在黄牛党手中,订张票比登天还难。我花了高于原票价两倍的价钱才在黄牛党手中抢到一张无座票,火车上连站的地方都没有,我只好在茶水间,和没票的人们一起,把行李袋当坐凳,火车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。

火车上常有推车经过,水果、方便面、零食……什么都有,推车去了又来,去了又来,我始终没掏钱怕买一袋解馋,想着家里飘香的腊鱼腊肉,就不那么饿了。

终于到站了,我飞快地冲出火车站。正值凌晨五点,天还未亮,天异常冷,还下着小雨。我急急地出来,找大巴车,却被告知最早的一班车要六点半,有骑摩托车的搭客仔过来搭话:“小妹妹,去哪儿?”我报出我的村名,他说:“最少三十块。”归家心切的我摸摸口袋里仅剩的几十块钱,犹豫了一下答应了。

刚下过雨的山路特别滑,摩托车小心翼翼地行驶着,雨点打在我的脸上,两手揣在兜里依旧冰冷,

两腿冻得瑟瑟发抖,搭客仔嫌路远又难走,走一段加价,走一段加价,待到家门口时,车费已涨至50块。

到家时,天刚蒙蒙亮,母亲闻声起床,见我淋成一只落汤鸡,冻得不成人形,一边嗔怪我不等大巴车一边赶紧让我换衣,又找来一捆棉梗点燃,熊熊的大火烤得我的心暖暖的,一路的辛劳都消失殆尽。

多年后的今天,看着新闻里那个买七张火车票接力回家的小伙,我也忆起当年自己奋不顾身奔跑在回家路上的身影,我相信,每一个奔跑在回家的路上的人,都是幸福、快乐的。

## 嗲亦有道

□黄晔

年前学生离校,见到一个场景。那些平时特别会撒娇的女生,行李都由男生搬着拖着,而那些以往独立性特强的女孩子们,却一个个左拎右拖箱。有同事慨叹:看来女孩子真要会撒娇发嗲啊。我从来不是一个会发嗲的女人。闺蜜们恨铁不成钢,几次三番言传身教,无奈天生愚钝悟性低,生硬试过几次,不自在,他更惊诧,只好作罢。

虽不善此道,却对此道略做过些考究。女人发嗲要有方。最高级的发嗲,我认为是在有形与无形之间。最谙此道的女子,无须貌美如花,也不必青春年少,她没有妩媚之色,没有妖冶之情,不娇揉造作,无虚与委蛇,但她的小女人气场自然天成,无关风月,无关男女之情,却让男人不自觉就中了她的蛊而毫无怨言。但此种程度有如成仙得道,非一般女子能达到,得看自身修行造化。

发嗲要分场合。发嗲,是很私密的行为,却被很多还在初级阶段的女人们公开化了。于是,我们常常见这样的情景,大庭广众之下,女孩起初是一脸娇笑,腰肢轻摇,如若嗲而无效,脸一沉,腰一扭,甚至转身就走,那男孩围来转去,低三下四,然后诚惶诚恐亦步亦趋,也许能哄得美人一笑,也许就一直跟在后面,赔尽小心而无果。

其实,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服女人嗲的。曾就发嗲一事与一男士讨论,此男士说:发嗲,是一种非正常状态,如果对着我嗲,我非把隔夜酒吐出来不可。所以,在使用发嗲武器之前,得弄清楚情况,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不然,嗲错了对象,惹对方不适,恶心呕吐不说,也许还会因此误了大事,那岂不是太不划算了?

生活是什么?是一杯淡淡的清水,一杯浓浓的咖啡,还是一壶沁人心脾的绿茶?对于这有滋有味的生活,你是不是也有些感悟?如果有,不妨给“悦读”写点什么吧。比如当爸爸的快乐、做妈妈的苦水,在工作中遇到的迷惑与苦恼,与朋友和家人相处中发生的点点滴滴,都可以写下来与我们分享。

也许你写的事情别人都经历过、思索过,但就是没人写出来过,说不定一读你的稿子,就会有人心中一动:这是在写我吧?如果你的稿子有这种效果,我们会刊登在报纸上,并奉上稿酬。还等什么,快来和我们联系吧!

发送邮件至 shenghuohutong@163.com, 电话:85193274。来信一定注明您的姓名与联系方式,期待您的来稿。

